

研究論文

客語曉匣合口變脣齒音 (hu→fv) 的推斷

羅肇錦¹

摘要

客家人說話口語中，舉凡遇到[hu]的音，很自然的都會唸成[f]，如說國語「花」hua→fa，說閩南話「輝」hui→fi。這種現象，在學術上的討論，就把他當作客家話的特色之一，叫做「曉匣合口唸成脣齒擦音 f-」。

然而這樣一個 hu→f 的語音事實，大家只認為是「想當然爾」的事，從來沒有人這樣思考：說國語的人唸 hu 就是 hu，說閩南語的人說 hu 也是 hu，為什麼客家人就不一樣，硬要把「hu」說成「f」。

前人的研究，大都集中在韻頭 u→v 的討論，或 [v] 是不是音位的問題（鍾榮富），卻沒有人清楚解釋過，客家話曉匣合口的變化是：hu→hv→f。本文就從這個問題出發，舉證說明客話因為有完整的聲化韻音位/v/，當主要元音（vowel）或韻頭（medial），所以喉擦音 h-與韻頭 v-結合後，自然就唇化成 f-了。

當然，問題的最核心是客家話怎麼有元音-v，或韻頭 v-。本文從與客家有某些淵源關係的彝語、哈尼語、納西語、畚語、景頗語、

¹ 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

收稿日期：95/12/05 接受刊登日期：97/07/29

拉祜語---等，大都保有豐富的-v 元音出發，歸納出這些存留-v 元音的語系，都屬羌語系統。客家話正好保有這種特殊的語音現象，當然也間接證明了客家話與保有這種特殊語音的羌語系統，有某些程度上的祖源關係。

關鍵字：曉匣合口、齒化元音 (labio-dental vowel)、音位 (phoneme)、聲化韻 (syllable initial)、緬彝語 (lolo-burmese)、畚語 (she)、哈尼語 (hani)、彝語 (lolo)。

Depth Interpretation of the Hakka[hu→fv]

Lo Seo-Gim

Abstract

Whenever pronouncing [hu], Hakka' s colloquial language will naturally read it as [f], for instance, hua→fa (花) in the Mandarin, or hui→fi (輝) in the Min Dialect. This phenomenon, in the academic seminar, is treated as one of the Hakka' s language and called as a fricative (f-) (曉匣合口唸唇齒擦音).

Predecessors' researches mostly concentrated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medial u→v-, and the phoneme issue of [v], but no one clearly explained that Hakka' s fricative variation is hu→hv→f-. Starting from this issue, this article is to numerate and illustrate that the Hakka has an integral varying phoneme of [v] to act as the main vowel or medial vowel (韻頭), so when the guttural fricative[h-] combines with the vowel [v-], it naturally becomes the[f-]. Of course, the core issue is how could the Hakka have the vowel [-v] and the medial vowel [v-]. Comparing with the races of Miao (苗), Yiao (瑤), Tong (侗), Zhang (壯), Mian (緬), and Yi (彝), this article finds, the Hakka is as same as the Yi (彝), Hani (哈尼), Naxi (納西), Ser (畚), Jingpo (景頗), and Lahu(拉祜) languages, belonging to the language family of Tibet and Burma; most of them have the rich vowel[-v]. Therefore, we proposed, when the Hakka maintains such a particular pronouncing phenomenon, is there any ancestral relationship, to a certain extent, with the language family of Tibet, Burma, and Yi?

Key words : 曉匣合口、labio-dental vowel (齒化元音)、phoneme (音位)、syllable initial (聲化韻)、lolo-burmese (緬彝語)、she (畚語)、hani (哈尼語)、lolo (彝語)。

一、前言

客家人說話口語中，舉凡遇到[hu]的音，很自然的都會唸成[f]，如說國語「花」hua→fa，說閩南話「輝」hui→fi。這種現象，在學術上的討論，就把他當作客家話的特色之一，叫做「曉匣合口唸成唇齒擦音 f-」。

然而這樣一個 hu→f 的語音事實，大家只認為是「想當然爾」的事，從來沒有人這樣思考：說國語的人唸 hu 就是 hu，說閩南語的人說 hu 也是 hu，為什麼客家人就不一樣，硬要把「hu」說成「f」。

前人的研究，大都集中在韻頭 u→v-的討論，或 [v]是不是音位 (phoneme) 的問題 (鍾榮富)，卻沒有人清楚解釋過，為什麼客家人口中的 hu-會變成 f-，本文企圖對這個懸疑很久的問題，提出一個合理的答案。答案的癥結在客話有完整的齒化元音/v/，當主要元音 (vowel) 或韻頭 (medial)，所以喉擦音 h-與韻頭 v-結合後，自然就唇化成 f-了。因此客家話曉匣合口的變化是：hu-→hv-→f-，學術界也都認定漢語中有這種變化的就是客家話，從袁家驊、詹伯慧、侯精一、羅美珍、鄧小華、劉綸鑫、李如龍、黃雪貞、羅肇錦、鍾榮富²-----幾乎都認定「曉匣合口唸成唇齒擦音 f-」是客家話的特色。

² 袁家驊，1960，《漢語方言概要》，文字改革社。詹伯慧，1981，《現代漢語方言》，湖北人民出版社。詹伯慧，1991，《漢語方言及方言調查》，湖北教育出版社。楊時逢，1957，《桃園客家方言》，史語所集刊二十二本。楊時逢，1971，《美濃客家方言》，史語所集刊四十二本三分。侯精一，2002，《現代漢語方言概論》，(客家語)上海教育出版社。羅美珍、鄧曉華，1995，《客家方言》，福建教育出版社。劉綸鑫，2003，《江西客家方言概況》，江西人民出版社。李如龍，1996，《〈從客家方言的比較看客家的歷史〉》，《方言與音韻論集》，香港中文大學，248-266。黃雪貞，1987，《〈客家話的分布與內部異同〉》，《方言》第二期：81-96。羅肇錦，1990，《台灣的客家話》，台原出版社。鍾榮富，1997，

當然，問題的最核心是客家話怎麼會有齒化元音-v，或韻頭 v-。本文試著從與客家有一定程度淵源關係的緬藏語族彝語支³（如彝語、哈尼語、納西語、傈僳語、拉祜語、基諾語、白語----等），大都保有豐富的-v 元音出發，歸納出這些存留-v 元音的語系，都屬緬彝語系統。因此嘗試提出客家話保有這種特殊的齒化元音-v 的同時，有可能也間接提出客家話與保有這種齒化元音-v 的緬彝語系統（緬藏語族彝語支），有某些程度上的祖源關係。

二、現象存在與深層解讀：

（一）一般客家人說國語 hu→f-：在台灣要推斷某個人，是閩南人或客家？

只要從口音中的 hu-與 f-去分辨就可以八九不離十，如果把 hu→f-那就是客家人，例如「花蓮」說成「發蓮」，「湖口」說成「腐口」，「花費」說成「發費」，「還錢」說成「凡錢」。相反的如果把 f→hu-那就是閩南人，例如「發明」說成「花名」，「飛黃」說成「輝煌」，「發費」說成「花卉」，「法國」說成「話國」，「吃飯」說成「粗換」。如果更進一步的統計，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不管苗栗（四縣腔）、新竹（海陸腔）、東勢（大埔腔）、六家（饒平腔）、崙背（詔安腔）的客家人⁴，說國語時都容易把 hu→f-，而閩南人中不分同安、晉

《美濃客家方言》，美濃鎮志。

³ 馬學良、戴慶廈、汪大年、王天佐、和即仁，都持此說，認為彝語支與古代羌族有關。見易謀遠的《彝族史要》；戴慶廈，1990，〈〈彝語支語言的清濁聲母〉〉，《緬藏語族語言研究》。

⁴ 參見羅肇錦，2003，《台灣客家發展史語言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書中以苗栗（四縣腔）、新竹（海陸腔）、東勢（大埔腔）、六家（饒平腔）、崙背（詔安腔）等五地方腔，設定為台灣客語次方言的類別。以上諸次方言中，以四縣腔的 u 齒化最完整。

江、廈門、澎湖、金門，說國語時都把 f→hu-。如此壁壘分明的語音特質，可以想見閩南人與客家人的發音習慣有很大的不同，閩南人因為閩南話聲母中沒有/f這個音位，所以把 f-唸成 hu-，於是「房屋」變成「黃屋」，但是「輝煌」一定不會唸錯，反而是客家人「輝煌」一定唸成「飛防」，但是「房屋」一定不會唸錯。

這種規律的現象，不可能是不同方言的人各自認定一種唸法後，然後各走各的路，結果產生閩南話走合口擦音的 hu-，客家話走唇齒擦音的 f-。我們應該找

一個音變的機制，才足以說明為何客家人說 hu-時總是變成 f-，其他人說 hu-時仍然唸 hu-，也就是證明客家人說 hu-時變成 f-，是有原因的，不是任意的。

(二) 前人的記音錯誤：客家話的音韻結構從早期董同龢、楊時逢、周法高、丁邦新、橋本萬太郎到後來詹伯慧、侯精一、羅美珍、鄧小華、劉綸鑫、李如龍、黃雪貞、羅肇錦、鍾榮富等人的記音⁵，客家話的元音中都只有當韻頭 u-或當介音的-u-，從來沒有人提出客家話有很特殊的 v-元音。然而奇怪的是所有記音都用-u，但大家都說客家話有「曉匣合口唸成唇齒擦音 f-」的特色。也就是說學者們的研究只指出客家話有 hu→f 的現象，但沒有說為什麼客家人的〔hu〕會變〔f〕。要解決這個疑問，必須從實際語音出發，那就是講道地客家話的人，都有一個齒化元音〔v〕代替一般的〔u〕，所以客家人說黑色的「烏」這個字，很清楚的說的是齒化元音-v，

⁵ 如注 2 所錄著作外，另有周法高，1955，《桃園縣志語言篇》，桃園縣志編輯委員會；丁邦新，1982，《臺灣語言源流》，學生；橋本萬太郎，1972，《客家語基礎語彙集》，東京外語大學等，所有客家研究的記音，都沒有齒化元音/v/。

不會說圓唇的 u-，「碗」這個詞一定說 von 不會說 uon，「軍」這個詞一定說 kivn 不會說 kyn（或 kiun），可見一般人擬定的合口/u/，在客家實際語言交談時，無論當元音、韻頭或介音，都有說成齒化的/v/的傾向，但長遠以來學者們的記音，沒有精細的審音，所以通通把/v/記成/u/，因此一直解不出客家話 hu-唸成 f-的原因。當然向來都認為客家話是中原南遷的漢族⁶，做客南方由於語言接觸所形成的一支漢語方言，而漢語從古至今，只有開合洪細，細音有-i 合口有-u 的差別，從來不曾涉及齒化元音/v/的問題，所以客家話的記音也都只有/u/沒有/v/。

（三）學術界對【u】認定的誤差：客家話 v-聲母的討論和認定，學術界長遠以來都把 v-聲母當作完整的音位看待，很少提出疑義，比較特出的是鍾榮富先生（1996）⁷，從音位（phoneme）的觀點，認為客家話的〔j〕和〔v〕分別來自零聲母的〔i〕和〔u〕，是音變所造成的現象，不是音位性的聲母。鍾先生的論證我完全接受，在那種結構對比下，〔v〕確實不能與〔f〕成為對等的音位，但是如果〔v〕是齒化元音，那〔v〕顯然的也是一個完整的音位，只是由聲母音位變成韻母音位，鍾先生所論的聲母〔v〕，就成了道地的韻頭/v/（屬元音），發音上就是道地的〔v〕，不必考慮由 u→v 的音變過程。反過來看「v 不是客家話聲母音位」的立場，本文不但不與鍾先生說法相牴觸，反而替鍾先生的說法提出更有利的證據，證明 v-確實不是客家話聲母音位。

⁶ 從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1933）以下，幾乎都認定客家話本來是中原話，因客家人戰亂南遷閩粵贛以後，受南方當地語言影響，慢慢形成現在的客家話，這裡不一一寫出各學者的著作。

⁷ 文見鍾榮富，1996，《聲韻論叢》第三輯，〈論客家話的【v】聲母〉，學生書局，頁435-455。

當然這是對原始材料認定的誤差造成後面立論的不同，鍾先生在注四中特別指出他的發言人⁸ 絕對沒有〔v〕聲母，如「芋」唸〔u〕與北京話的「務」〔u〕同音。筆者的認定正好相反，客家話「芋」一定唸〔v〕與北京話的「務」〔u〕不同音，一般人都受國語先入爲主的〔u〕的發音影響，冒然認定客家話「芋」「烏」「武」---等字也都唸〔u〕，其實細心分辨，很容易分辨出這些字的客家話絕不唸圓唇的〔u〕，而是唸齒化的元音〔v〕，可惜學術界一直對〔u〕有這種認定上的誤差，才會把曉匣合口唸成唇齒音 f。當做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事，因此不會有人懷疑客家話的〔u〕不是圓唇，更不會想到曉匣合口唸成唇齒音 f，是因爲合口音〔u〕其實是〔v〕，所以曉匣合口的 hu 其實是 hv 才對，也因爲是 hv 所以才會變成 f。

三、客語的主要元音-u 應改成-v：

（一）單獨用於成音節-v：這類單元音結構，在客家話用詞中非常豐富，除了前面所舉的「芋」「烏」「武」之外，另有「跳舞」的「舞」（v³¹）、「污染」的「污」（v²⁴）、「誣告」的「誣」（v²⁴）、「嗚呼」的「嗚」（v²⁴）、「無奈」的「無」（v¹¹）、「侮辱」的「侮」（v²⁴）、「騰雲駕霧」的「霧」（v⁵⁵）、「服務」的「務」（v⁵⁵）、「可惡」的「惡」（v⁵⁵）---等，都是齒化的單元音〔v〕，這些詞國語都唸圓唇的〔u〕，細心比較，客家話是較弱的唇齒音，國語是道地雙唇音。可見客家話的單元音原始只有【a】【i】【v】【e】【o】【ii】六個，後來受其他語言影響，才產生-u。

⁸ 根據鍾文所注，發音人是邱士榮女兒，以筆者所知，口音應屬年輕一代的四縣腔，當時年輕輩受國語影響已深，所以發音人認爲客語的/v/與國語的/u/完全一樣。

(二) 與唇舌齒牙喉音的結合-v：客家話中〔v〕與聲母結合得情形大致可以分成唇音、舌音、齒音、牙音、喉音五類加以說明：

(A) 唇音：有〔pv〕(斧補)·〔p' v〕(脯埔)·〔mv〕(母墓)·〔fv〕(夫膚)。

(B) 舌音：有〔tv〕(肚都)·〔t' v〕(兔杜)·〔nv〕(奴怒)·〔lv〕(路廬)。

(C) 齒音：有〔tsv〕(祖注)·〔ts' v〕(鼠臭)·〔sv〕(手樹)。

(D) 牙音：有〔kv〕(牯鼓)·〔k' v〕(苦庫)·〔ngv〕(誤悟)。

(E) 喉音：只有〔fv〕(虎胡褲苦)。

以上與唇舌齒牙喉音結合的-v，有些客家話或變成[u]了，本文爲了一致性，把它當成都唸-v，都很整齊的以元音-v和聲母結合，構成各種口語常用語音。最特殊的是〔褲〕(音 fv⁵⁵)和〔苦〕(音 fv³¹)等字，在閩西及閩西附近的客家話(如大埔腔)，本來的音都唸 k' -聲母，由於四縣及海陸客家話在廣東地區受廣東話影響(羅肇錦 2003)⁹，k' -廣泛的變成唸 h-，當聲母由 k' -轉唸 h-與-v結合後，立刻變成 fv，這就是今天四縣海陸〔褲〕(fu⁵⁵)〔苦〕(fu³¹)〔環〕(fan¹¹)〔闊〕(fat²)〔窟〕(fut²)---等字，都唸 f-的原因。

(三) 韻尾的-v：客家話中以-v當韻尾的結合韻不多，常用的只有〔ev〕(猴樓燒)·〔av〕(考鬧教)〔iv〕(流舅救)三個，我們不妨把(猴樓燒考鬧教流舅救---)等字，在口形上細細的斟酌，每

⁹ 同時參見羅肇錦，2002，〈〈試論福建廣東客家話的源與變〉〉。《聲韻學論叢》第十二輯：229-246。

個字的尾音到底是圓唇還是上齒微微碰到下唇，如果是前者那是唸成 -eu -au -iu，如果是後者那就符合這裡所提出來的 -ev -av -iv，在台灣的客家話，一般而言老一輩的人大都說成 -ev -av -iv，年輕一輩的因為從小講國語已經有慢慢變成 -eu -au -iu 的趨勢。另外在台灣，非客家人學客家話或先會說國語閩南話再來學客家話的人，容易把 -eu 說成 -io，變成發音不準，其實只要認清客家音的實質結構 -ev -av -iv，把 -u 改成 -v，發不準的困難自可迎刃而解。

四、客語無合口介音 - u-應改成-v-

在台灣一般對話中〔雲〕〔軍〕〔運〕〔均〕〔裙〕〔忍〕〔靱〕等字，年輕的客家話受國語介音影響都有明顯的-y-，唸成〔雲〕(yn)、〔軍〕(kyn)、〔運〕(yn)、〔均〕(kyn)、〔裙〕(k' yn)、〔忍〕(yn)、〔靱〕(ngyn)，但年長的（尤其不識字的）都唸成〔雲〕(ivn)、〔軍〕(kivn)、〔運〕(ivn)、〔均〕(kivn)、〔裙〕(k' ivn)、〔忍〕(ivn)、〔靱〕(ngivn)，這也充分顯示客家話無合口的介音〔u〕，所以不會與〔i〕結合成〔y〕(i+u→y)，而是採取結合的方式仍然以介音〔i〕與齒化元音〔v〕結合唸成〔iv〕(i+v→iv)，因此〔君王〕的〔君〕字，國語和客家話的差異如下：

國語 *kiun→kyn→t(yn)

客語 *kiun→kiun→kivn

五、客語無撮口音-y 應改成-iv：

學術界或一般研究者論客家話的特色，都會說客家話沒有撮口

呼〔y〕，事實上有〔y〕沒有〔y〕的差別，不是〔y〕本身的問題，而〔iu〕(或〔ui〕)與〔iv〕的問題。如前所述「客語無合口介音 -u-應改成-v-」，因此客語之外的其他語言〔i+u→y〕，所以有撮口音〔y〕，而客家話的〔u〕唸成〔v〕，所以〔i+v→iv〕，仍然保持〔iv〕而無法產生〔y〕，這是客家話大都沒有撮口呼〔y〕的原因¹⁰。

六、曉匣合口唸 f 的規律：

曉匣合口在漢語音韻學中，大家都認定中古漢語的兩個音位/x/與/(，演變至今漢語各方言大都變成清擦音〔h〕，客家話更是如此，無論「曉」(x→h)或「匣」((→x→h)，都變成喉部清擦音 h-，而當他緊接著合口的介音-v-時，h-受齒化介音-v-的影響，立刻變成唇齒清擦音〔f〕，可見他們的演變規律是：

*xu→hu→hv-→f (曉)：如「花」「化」「虎」「歡」「緩」

*(u→xu→hu→hv-→f (匣)：如「華」「湖」「話」「活」

七、溪母字合口唸 f 的規律：

常見的溪母合口字，在北方官話、閩語、閩西及贛南客語，大都保有中古聲母〔k' -〕，唯有廣東區域的客家話，大都由〔k' -〕變成〔h-〕，如溪母字（客溪褲坑稽糠起苦肯筐殼合---等字）都唸牙音次清 k' -，但這些字在梅縣話卻唸成喉清擦音 h-。溪母唸擦音 h-是廣東話的特色，因此閩西客語保有原來的舌根塞音 k' -，粵語卻

¹⁰ 撮口呼〔y〕的形成，一般都以中古音合口三四等所形成，客語沒有這種變化，極可能是另個系統演變而來，在他的系統裡沒有 iu→y 的規律，所以一直保持 iu→iv 的現象。

都唸喉擦音 h-¹¹（如除前舉〔客溪褲坑稽糠起苦肯筐殼合---〕外，粵語〔課塊款巧考肯孔恰科去敲---〕等字也都唸 h-）。

當然溪母字變 h-以後，如果遇合口介音-v-，統統依客語特色「曉匣合口字唸 f-」，把合口溪母字唸成 f-，如【苦環窟闊褲】都是 k' →h-，而後 hu→f- 的現象。而這種溪母唸 f-的現象，在粵語很普遍¹²，如「快」音 fai⁴⁴，「塊」音 fai²⁴，「款」音 fun¹³，「頰」音 hoi¹¹，「寬」音 fun⁵³，「闊」音 fut²----。因此我們可以很清楚的認定溪母字在客家話唸「f-」的演變規律是：

*k' u→hu→hv→f-

八、試論客語-v 韻母的來源

漢語方言中，長江流域以南的方言，與長江流域以北的官話系統，有基本上的差別，這些差別，有人認為是來源不同，有人認為是北人南來後受南方影響所形成。不過不管持哪一種看法？都承認南北有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說北方的官話系統與南方的吳語、閩語、客語、湘語、贛語、粵語對立，而南方系統中又可以加上苗瑤、侗傣、緬彝與東南漢語影響的差別，譬如粵語受壯語影響，閩語受越語、吳語影響，客語受畬語、壯語影響，贛語受苗瑤語影響---等等，都有很明顯的痕跡可以追尋，但成分多少？如何形成？仍有很大的討論空間。尤其是以北方語言為基礎再加入部分南方語言，還是以南方語言為基礎再加上大部分北方漢語所形成的，這些爭議，都有

¹¹ 參見饒秉才等，1981，《廣州話方言詞典》，商務印書館。

¹² 見彭小川（粵語論稿），《〈廣西欽州海察話音系〉》，頁 293-313。李新魁，1994，《廣東的方言》，廣東人民出版社。

待學術界一一加以釐清。

本文站在客家話的立場，去與苗瑤、侗傣、緬彝做比較，希望找出它們之間的共通性，以便分析客家話與哪一個語族有較特殊的關係，嘗試推求客家話與哪個語族有較特殊的關係。因此在這裡特就客家話中有齒化元音〔v〕的特色，讓我們從苗瑤、侗傣、緬彝中，尋找有齒化元音〔v〕的語言，或許與客家話會有某方面的特殊的關係。本文比對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叢書」的詞彙附錄，一一比對以後，發現客家話有許多口音及一些特殊詞彙在彝語、哈尼語、景頗語、拉祜語、傣語中可以找到相似的痕跡，反而與客語關係密切的壯語比較少特殊詞彙及語音上的共通（梁敏、張均如 1996）¹³，而彝語、哈尼語、納西語、白語、拉祜語、傣語等，學術上一般稱他們為「緬彝語系的彝語支」¹⁴，或逕稱為羌語系，認為他們以前都與古代羌族有祖源關係，因此客家話或許也與古羌族有某些淵源。

當然本文要論證的客家話的 hu→f 是因為客家話的有齒化元音〔v〕所造成的，所以必須逐一比對這些語言中，哪些語言有齒化/v/元音，或許就可以看出客家話與他們有某個程度上的關係。首先，在苗瑤語聲母中沒有/f/v/音位，韻母中也沒有齒化元音/v/¹⁵，侗泰

¹³ 其中列出泰語音系、老撾語音系、傣語音系、傣拉音系、龍州壯語音系、邕寧壯語音系、武鳴壯語音系、柳江壯語音系、布依語音系、臨城話音系、瓊山話音系、侗南音系、侗北音系、仫佬音系、水語音系、毛南語音系、佯黃語音系、錦語音系、莫語音系、拉加語音系、標語音系、黎語音系，所有音系都沒有齒化元音【v】，壯語系統的我你他唵成 ku1 mu(2 te1，與客語(ai2 n2 ki2 差別甚大，但彝語支大多唵(o2 na2 thi2，尤其我你他同調類更是大特徵。

¹⁴ 說見戴慶夏，1990，〈〈彝語支語音研究〉〉。《藏緬語族語言研究》：98。

¹⁵ 參見王輔世，1985，《苗語簡志》，民族出版社。凌純聲、芮逸夫，2003，《湘西苗族調查報告》，民族出版社。與（蒙朝吉 1996）。

語系聲母雖然有的有/f/v/聲母，但韻母中也沒有有齒化/v/元音的紀錄（邢公畹 1999,2002；中央民族學院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第五研究室編 1983；梁敏、張均如 1996）。反而是羌語系統（緬彝語系的彝語支）中有聲母/f/v/，也有齒化元音/v/，與客家特色非常吻合。下面就把彝語、哈尼語、納西語、白語、拉祜語、傣僳語中，有齒化元音/v/的現象加以舉證（加上歸類未明的畚語），藉此解釋客家話 hu→f 的原因。

（一）彝語的-v：聲母有/f/v/，也有齒化元音/v/（陳士林等注成 u），也有圓唇元音/u/，如 hv²¹（月）、t' v⁵⁵（臉、面）、dzv²¹（糧）、sv³³（掃）、' ts' v³³（熱）、mv²¹（母）、(a³³ mv²¹（雞母）、va¹³ mv²¹（豬母）、tv³³（箱子、雞肫、籠罩）（丁春壽 1991：32-58），bu³³（寫）、de⁴⁴ pu³³（改正）、ku²¹（挖）、ku³¹（蒸）、mbu³³（飽）（以上陳士林等 1985）。

（二）哈尼語的-v：聲母有/f/v/，也有齒化元音/v/（李澤然注成 u），也有圓唇元音/u/，如 v⁵⁵ tshv³¹（水）、tshv³¹（雷）、v⁵⁵ tv³¹（井）、kv³¹ t(v³¹（山）、no³¹ nv⁵⁵（後）、na³³ xv³¹（前年）、mii⁵⁵ nv³³（昨天）、se⁵⁵ phv⁵⁵（蒼蠅）、thv³¹ (v⁵⁵（松樹）¹⁶，xu³¹（年）、mju³¹（猴子）、ju³¹（睡）、a⁵⁵ u³³（蛋）（李澤然 2001）。

（三）納西語的-v：聲母有/f/v/，有齒化元音/v/，也有圓唇元音/u/，phv⁵⁵⁵（播種）、tv³¹（栽）、tv¹³（毒）、tv³³（觸動）、tv⁵⁵（縮）、ne⁵⁵ nv⁵⁵（茶點）、mv³³ gv³³（雷）、(v³¹（銀子）、lv³³ pa³³（石頭）、khv³³ na³³（煤）、mv¹³（火）、khv⁵⁵（歲、年）、mv³³ khv⁵⁵（夜裡）、fv⁵⁵（老

¹⁶ 李永燧、王爾松，1986，《哈尼語簡志》，民族出版社。

鼠)、gv³¹ (熊)、lv³¹ (龍)¹⁷。

(四) 畚語的-v：不論游文良《畚語研究》或毛宗武蒙朝吉《畚語簡志》(游文良 2002)¹⁸ 都是聲母有/f/v/，沒有齒化元音/v/，只有圓唇元音/u/，但今天畚族人大都講客家話，且客家話許多語音特色與畚族相同，但畚語卻與壯語苗瑤語一樣，都沒有齒化元音/v/，這點有待深入比對分析，到底是畚語不屬彝語支應屬壯苗語系，還是記錄畚語的人和記錄客家語的人一樣，都把/v/記成/u/了。

(五) 白語的-v：聲母有/f/v/，有齒化元音/v/，也有圓唇元音/u/。如pv⁵⁵ (飛、分)、pv³³ (肚子)、phv⁵⁵ (蜂)、gv³³ (老、硬)、kv³³ (二)、nv⁵⁵ (魚)、nv³³ (尾)、kv³⁵ (河)、sv⁴² (山)、sv² tv⁴² (山洞)、tv³⁵ (東)、nv¹² (龍)、sv³³ (老鼠)、khv³³ (蛇)、fv⁵⁵ (蜂)、tsv²¹ (蟲)、tsv⁴⁴ (竹)、tsv⁴⁴ (ui³³ 竹筍)、tshv⁵⁵ (槍)、kv³⁵ tso³⁵ (弓箭)、tsv³⁵ (筷子)、kho⁵⁵ sv³⁵ (梳子)¹⁹。

(六) 拉祜語的-v：聲母有/f/v/，有齒化元音/v/，也有圓唇元音/u/，例如a³¹ pv³¹ (祖父、外祖父) mv³¹ (磨菇)、mv⁵³ (天)、mv⁵³ ni³³ (太陽)、mv⁵³ to³¹ (雷)、mv⁵³ xo³³ (風)、mv⁵³ z³¹ (雨)、phv³³ (銀子)、fa⁵⁴ pv³³ (豪豬)、pv⁵³ se³¹ ma³³ (蠶)、o³¹ mv³³ (毛)、me³¹ tv³³ (尾巴)、pv³¹ lv³⁵ qa¹¹ (蝴蝶)、kv³¹ quai²¹ (蝦) pv⁵³ ti³¹ (蚯蚓)、sa³⁵ tshv⁵³ (瘡)²⁰。

¹⁷ 李永燧、王爾松，1986，《哈尼語簡志》，民族出版社。

¹⁸ 同時參見毛宗武、蒙朝吉，1986，《畚語簡志》，民族出版社。

¹⁹ 徐琳、趙衍蓀，1984，《白語簡志》，民族出版社。

²⁰ 常竑恩，1986，《拉祜語簡志》，民族出版社。

(七) 僂僂語的-v：聲母有/f/v/，無齒化元音/v/卻有舌後展唇高元音/(/，也有圓唇元音/u/，只要加以比對，可以了解僂僂語的/(/相當於其他羌語的/v²¹如：

拉祜 mv⁵³ ni³³ (太陽) mv⁵³ to³¹ (雷) mv53 xo33 (風)

僂僂 m(31 mi33 (太陽) m(31gu31 (雷) m(31 hi33 (風)

從以上彝語、哈尼語、納西語、白語、拉祜語、僂僂語等緬彝語系統的語言，都保留了齒化元音/v/，而客家話正好有「曉匣合口唸成唇齒擦音 f-」特殊現象。因此從前面的論證，唯有說明客家話的合口音/u/，應該是齒化元音/v/，才會使曉匣聲母 h-變成 f-，而推擬客家話齒化元音/v/來自何處？正好只有緬彝語系統的語言都保有此特殊現象，我們很自然的想到客家話與緬彝語或許有某種底層關係或同源關係。而畚語與客語關係密切，卻沒有齒化元音/v/，合理的推斷應該是記錄畚語、客家語的人未能細察所造成的。當然客家話與彝語、哈尼語、納西語、白語、拉祜語、僂僂語等彝語支語言，除了齒化元音/v/之外，還有哪些關聯？將另文討論²²。

九、結語

客家話的研究，已經有許多豐碩的成果，尤其擴大調查以後，在四川、廣西、閩西、贛南、粵北都新發現許多不為人知的客家話，使客家話的人口增加很多，也使歷來認定客家話的特色，也因此需

²¹ 參見徐琳、木玉璋、蓋興，1986，《僂僂語簡志》，民族出版社。

²² 參見羅肇錦，2006，《〈客語源起南方的語言論證〉》。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語言暨語言學客語專號》：545-568。

加以修正，例如認定有-p -t -k 三個完整塞音韻尾當作客家話特色之一，已經不能成立，因為閩西贛南客家話大都沒有-p -t -k。又如「次濁上部分唸陰平」，也不能客家獨有，因為贛語也是如此。

而本文在此提出新的看法「客家話有齒化元音/v/」，正好可以解釋漢語方言研究的重要成果「客家話曉匣合口唸成唇齒擦音 f-」，也可以替漢語中「重唇音變輕唇音」做出更深入明確的解讀（另文討論）。這裡以客語元音-u 實際發音不是/u/而是/v/出發，再提出與客語有許多語音、詞彙關係的彝語支語（彝語、哈尼語、納西語、白語、拉祜語、傈僳語），也都有豐富的齒化元音/v/做證明，或許客家話的祖源與彝緬語有某種程度的關係。

這些論證雖有一些周邊問題尚待解決，但真理愈辯愈明，從彝語支的語言特殊現象與客語有某種程度的相通性，確是學術界值得研究的問題，本文先此提出，期待以後會有陸續的研究，接續證實本文的看法。

參考書目

- 丁春壽，1991，《漢彝緬語比較研究》。貴州民族出版社。
- 丁椿壽，1993，《彝語通論》。貴州民族出版社。
- 王士元主編、李寶嘉主譯，2005，《漢語的祖先》。中華書局。
- 王增能，1989，〈客家與畬族關係〉。《客家史與客家人研究》第一期。
- 中央民族學院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第五研究室編，1983，《壯侗語族語言文學資料集》。四川民族出版社。
- 中央民族大學彝學研究所，1998，《彝語詞彙學》。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 邢公畹，1999，《漢台語比較手冊》。商務印書館。
- _____，2002，《漢語侗語關係詞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
- 李澤然，2001，《哈尼語研究》。民族出版社。
- 李錦芳，2002，《侗台語言與文化》。民族出版社。
- 吳永章，1991，《中南民族文化源流史》。廣西教育出版社。
- _____，2002，《畬族語瑤苗比較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 吳中杰，2004，《畬族語言研究》。新竹：清華大學博士論文。
- 范建華，2001，《爨文化史》。雲南大學出版社。
- 施聯朱主編，1987，《畬族研究論文集》。民族出版社。
- 馬學良，1951，《撒尼彝語研究》。商務印書館。
- _____，1992，《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

- 徐松石，1938，《粵江流域人民史》。中華書局。
- 游文良，2002，《畚族語言》。福建人民出版社。
- 梁敏、張均如，1996，《侗台語族概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郭啓熹，1997，〈閩西客家語的分佈及其特點〉。《客家縱橫》第四期。
- 貴州省彝學研究彙編，2002，《貴州彝學》。貴州民族出版社。
- 莊初升，1998，〈從客家方言看客家民系的組成〉。《韶關大學學報》十九卷，第二期。
- 覃聖敏主編，2003，《壯傣民族傳統文化比較研究》，第二卷語言篇。廣西民出版社。
- 黃家教、李新魁，1963，〈潮安畚話概述〉。《中山大學學報》：14-23。
- 蒙朝吉，1996，《漢瑤詞典》。四川民族出版社。
- 鄧曉華，1988，〈閩西客話韻母的音韻特點及其演變〉。《語言研究》第I期。_____，1997，〈客家方言形成時代的語言學證據〉。《客家學研究》第四輯。
- 劉綸鑫，1999，《客贛方言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_____，2001，《江西客家方言概況》。江西人民出版社。
- _____，1999，〈客贛方言史簡論〉。《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999.3：86-92。
- 戴慶廈，1992，《漢語與少數民族語言關係概論》。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 戴慶廈主編，1998，《彝語詞彙學》。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 _____，2003，《中國彝學第二輯》，民族出版社。

羅安源等，2001，《土家人和土家話》。民族出版社。

羅肇錦，2003，〈客語祖源的非中原現象〉。《中國語文學研究會論文》，韓國延世大學。

羅美珍，1980，〈畬族所說的客家話〉。《中央民族學院學報》：76-88。

_____，1990，〈客家話概說〉。《客家學研究》第二輯。

_____，1994，〈談談客方言的形成〉。《客家縱橫》增刊。